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张雅文 著



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

张雅文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引子	5
第一章 总统秘密召见.....	6
总统深夜来电.....	6
卢泰愚夫人的恩人.....	6
朴正熙时代的“御医”	7
险些断送卢泰愚的前程.....	9
为卢泰愚竞选总统组织十万“拥卢”大军.....	14
第二章 不堪回首的死囚生涯.....	20
捡条命逃出血腥的战争.....	20
突来的厄运，莫须有的罪名.....	22
众星捧月下的富家小少爷.....	25
聪明绝顶的小淘气包.....	26
长白县第一个大学骄子.....	28
押赴刑场.....	31
目睹死亡.....	36
瞬间的安慰.....	37
从枪口下死里逃生.....	39
与白骨为伴.....	40
野人生涯.....	41
第三章 异乡为异客.....	44
逃往异国他乡.....	44
甩不掉的国民党特务阴影.....	44
伪装中共特派大员.....	46
假戏真做.....	47
夜闯三八线，与死神擦肩而过.....	49
收容所里的呛人气味.....	50
一篇文章带来命运转机.....	51
“东北虎”向华侨社会开刀.....	53
开创文化沙漠的第一片“绿洲”	54
第四章 间谍生涯.....	56
送上门来的美“公主”	56
礼上的神秘人物.....	58
台湾情报局秘授指令.....	59
复仇之梦.....	59
秘密间谍训练.....	60
第一项“特务”任务.....	62

朝鲜战场上的反共第一高手.....	62
七条生命托起的五星红旗.....	64
营救战俘风波.....	65
蒋经国召见.....	67
目睹板门店交换战俘.....	68
向蒋介石进谏.....	70
向五毒俱全的台湾外交官开刀问斩.....	72
一封诬告他是中共间谍的检举信.....	74
一份令台湾调查局震惊的辞职报告.....	74
第五章 成功与毁灭.....	78
震惊全罗北道的华侨校长.....	78
百万富翁的爱人爱石之心.....	88
惨遭阴谋.....	89
一夜之间变成负债百万的穷光蛋.....	92
第六章 轰动全韩的新闻人物.....	96
数年寒窗，一鸣惊人.....	96
轰动全韩的新闻人物.....	99
迟来的爱情，苦苦追他三年的韩国少女.....	101
五十五岁的考生.....	105
美国“恩赐”的博士.....	106
第七章 打开中韩通道的秘密使者.....	108
忘不掉血染的历史，却有一颗永远的中国心.....	108
《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乎？》.....	111
艰难的骨肉团聚.....	113
巧遇“仇敌”.....	116
今日相逢一笑，掩盖了多少血泪辛酸.....	118
为打开冰冻四十年的中韩通道充当破冰船.....	120
出访名单被“偷梁换柱”.....	121
中韩双方的小小误会.....	123
近邻，终于露出试探性的微笑.....	125
难得为祖国“吹”一把.....	127
一架震撼朝鲜半岛 的香港客机.....	128
难为好人.....	130
出请中国残奥会代表团.....	131
第八章 为保住使馆与.....	133
台湾“宣战”.....	133
驻韩使馆，“东北虎”毅然出山.....	135
与台湾大使唇枪舌剑.....	136
保护大使馆的血泪史.....	139
一份震惊台湾的《保产救土声明》.....	140
一张煮不烂的秃鹫嘴.....	144
秉春秋之笔，道人生辛酸.....	145
慢悠悠的历史老人，终于走到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147
痛斥台独分子及李登辉.....	149

自我人生剖白.....	153
第九章 荣获大韩民国最高荣誉.....	155
为金泳三出谋划策.....	155
为韩国政府解决二十年未曾解决的大难题.....	157
十万汽车修理工的精神领袖.....	162
宁可雪中送炭，不去锦上添花.....	163
为囚衣加身的卢泰愚当保健医.....	164
为被击毙的总统警护室长守灵送终.....	166
韩国人民的首肯.....	167
第一个外国人申报的国民勋章.....	170
韩国人民的最高奖赏.....	170
为华侨的生存权益而奔走呼号.....	172
第十章 上一把当，得来一次机会.....	174

引子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用这句古语来形容四十多年来的中韩关系，确有几分贴。

这些年来，一谈起中韩两国之间的交往，除了板门店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之外，人们搜遍脑海也寻不出更多的记。复杂而沉重的历史，恰似一座冰山，横亘在地球村上的两户近邻之间，阻碍着彼此间的一切信息与交。

然而，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八个春天，两家冷漠了近半个世纪的近邻，却忽然发出了轻轻的呼唤。地球村里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柴门，终于悄悄地敞开了一条缝隙……

这是人类的和平之音，是人类永恒的渴。

分久必合，合久必。

人类历史就是从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走过来。

然而，谁是这段历史的牵线人？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这段历史牵扯到一位鲜为人知的老。这位本该在中韩外交史册上留名的人物，至今还很少有人知。现在让我们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实，把一颗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奉献给中韩两国人民，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

第一章 总统秘密召见

总统深夜来电

韩国首都首尔，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汉城，是一座建于山水之间的美丽都。南山、北岳等四座山峰，呈现出不等的四角形在城中遥遥相望，可谓山外青山楼外楼，城中有山、山外有城、城城相顾的连环城。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大韩民国第十三届总统上任后的第四天深夜。此刻，刚刚为新总统上任狂欢过后的韩国民众们，已走进了梦。新东和汉医院院长韩晟昊博士，一位年愈花甲，却精力超人的瘦小老人，像往天一样，正倚在床头看报纸，忽然，一个电话使他兴奋地叫起来：“啊呀呀卢大总！恭喜，恭！没想到您这么晚还打来电！”

“老朋友，非常感谢您竞选对我的莫大支！”话筒里传来卢泰愚踌躇满志、热情洋溢的话。

“哪里哪！老朋友嘛，说这种话不就见外了？”

“好好，我们先不谈这。明天上午有时间到青瓦台来吗？”卢总统向老博士发出邀。“当然有时间！总统召见能没时间吗？我倒是要问问您，总统刚上任，有那么多国家大事等着您处理，有时间接待我这个中国人吗？”

“有时间，接待您比任何事情都重！”

“啊呀！我倒成了重要人物了？不敢当不敢！哈哈……”

两位好友在电话里开心地大笑起。

老先生没想到卢泰愚会这么晚来电话，更没想到刚上任第四天就要召见。他久久不能入睡，倒不是因为总统召见使他兴奋，十几年前他就是青瓦台的常客。早在朴正熙掌政时期，他就有总统“御医”之誉。这半夜来电，倒使他不知不觉地走回过去，去回溯着一个中国人与一位韩国总统漫长而坚定的友谊历程——

它没因世事的沉浮而沉浮，没因世态的变迁而变。在漫漫人生旅途上，他和卢泰愚一直用真诚浇铸着坚固的友谊。

睡不着，韩老先生索性起身来到阳台外的草坪上……

夜幕下的汉城是很美。如练的汉江把碎银般的灯光溶进水中，流出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一座座汉江桥宛如横贯南北的一条条血管，涌动着川流不息的车流，日夜疏通着韩国首都的交通命脉。插入云端的南山塔，则睁着夜的眼睛，鸟瞰着韩国的“中南海”——神秘而宁静的青瓦台，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是啊，大韩民国的第十三届总统刚刚走马上任，每一个公民都期待着总统的新举措，从而把这条“亚洲四小龙”插上铁的翅膀，越发鹏程万里，跻于世界先进国家之行！

卢泰愚夫人的恩人

韩晟昊与卢泰愚相识于一九七二。

当时，卢泰愚还是总统直属部队空输第九团的一名团长，准将军。官位虽说算不上显赫，但是，他所率领的空输部队却是韩国军队中的精锐，加上他为人刚柔并济，处事果敢深沉，

可谓前途无。

可是，他却有一块心病像石头似的压在他心上，使他常常郁郁寡。这块石头不是别人，就是他有口皆碑的漂亮夫。他夫人的漂亮在韩国上层夫人中，是首屈一指。他很爱妻。他们夫妇之间恩爱有加的爱情故事，在韩国上层也是出了名。可他的爱妻几年来却一直长病不愈，请来众多洋医高手为她诊治都无能为力，眼看着美丽的娇妻过早地失去了风韵，这使他大为心疼却又无能为力。

后来，他偶然从《朝鲜日报》上看到一篇“食品秘方”的连载文章，听说这位作者的医术很高，就决定请来给妻子看。

于是，在一个早春的傍晚，韩晟昊踏着夕阳的余辉，第一次踏进了卢泰愚的官邸……

韩晟昊一进门就看到卢泰愚一副儒将风度，英俊潇洒，温文尔雅，丝毫没有舞枪弄刀的武夫样，心中不禁生出几分好。

卢夫人倒是黑瘦黑瘦的，脸色黯淡无光，一副久病不愈的羸弱样。她说她患有胃下垂、轻微肝硬化、大肠过敏、不眠症等，说这些疾病一直缠着她，使她寝食无安、身心焦。

把过脉之后，韩晟昊风趣地对卢夫人说：“您病倒不少，可都不重，别愁眉苦脸的，吃了我的药就会好！”随即给她开了几副草。

临走，他叮嘱卢泰愚：“卢团长，您可要好好监督太太按时服药，否则病可不会好！”

原来，他从卢夫人病怏怏的眼睛里，早已读出了疑。她似乎觉得，这一包包草药熬出来的黑汤子，能治好我的病吗？在此之前，她从没吃过中草。她一直吃的西。

不过，倒是卢泰愚对夫人关怀备至，每天都亲手捧着药碗看着夫人把药喝下去，偶尔不在家时，也要用电话遥控她按时服。

在韩国，像卢泰愚这样以夫人为重的男人极为罕。卢泰愚夫妇恩爱的故事一时传为美谈，很多高官夫人都非常羡慕卢夫人，说她好福气，找了这么一个疼她爱她的好郎。

十几副草药下来，卢夫人夜不能寐的贵体，果真能安然入梦。再过两三个月，那张灰黑色的婆娘脸也渐渐变得白皙清秀起来，一点点恢复了昔日的风。那一身病，也随着一包包草药渣子丢进了垃圾箱。

于是，韩晟昊就成了卢夫人的恩人，也成了卢家的座上。卢家对他千恩万谢，多次重金酬谢都被他婉言拒绝。他不仅不要酬金，而且连药钱都分文不。

他说：“咱们是朋友嘛，那点钱算不了什！我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友。”

这番托词并非韩晟昊冠冕堂皇的自我表白，而是他坎坷多舛的命运告诉他一个真理：世界上最值钱的东西并不是金钱，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自由自在的生存权利，是你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及地！他是一个重名轻利的。

韩晟昊的慷慨，越发使卢泰愚夫妇对他感激不尽、敬重有加。

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韩晟昊成了卢泰愚的家庭保健医，连卢泰愚的女儿生孩子，都要他守在身。

韩晟昊笑道：“我又不会接孩子，您让我在身边干什么？”

卢太太却说：“有您在身边我觉得心里踏实！”

朴正熙时代的“御医”

人与人的交往，常常伴随着一种意想不到的结。韩晟昊为卢夫人治好了多年的不愈之症，而卢夫人又成了韩晟昊踏入韩国上层社会的一只梯。

卢夫人病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韩国上层风传开来，说有一个中国医生如何如何厉害，医术如何如何高明，几副草药就治好了卢夫人多年的不治之。这样一来，卢夫人就成了韩晟昊踏入韩国上层社会的一幅活广告……

一时，韩国的一些政界要人纷至沓来。这位中国人的小小陋室里高官云集，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成了韩国上层人物常来常往之处。

曾任过四个月临时大总统的许政，派人前来请他为患高血压的夫人诊病……

掌管着全韩军队情报大权的总统警护室长车智澈，是个过敏性的体质，一天到晚总是喷嚏连天的，不管什么重大场合都管不住自己的喷嚏，常常弄得他十分尴尬，甚至很狼。吃上韩晟昊给开的草药，第三天就告别了喷嚏，再也不用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洋相。

这位警护室长长着一副络腮胡、铜鼻、铜眼，小老虎似的形象，却是个至忠至孝的孔孟之徒。每天上下班都要向老母磕头请。这在孝道盛行的韩国也实属罕。

一次，车智澈的母亲突然肚子疼，发现盲肠部位鼓起个小。他急忙请来青瓦台的几位名医会诊。医生说是盲肠炎，需要立即手术。车智澈坚决不同意，说他母亲身上绝不能留下刀！他立即请来韩晟昊。

韩晟昊进屋时，看见车智澈正跪在母亲床前哭呢，心里不禁生出几分敬。韩国虽然遵循孔孟之道，但像他这样以父母为重的儿女，毕竟为数不多。韩晟昊觉得此人可。他交友的原则首先要看这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连给予他生命的父母都不放在眼里，那么，跟这种人还能谈什么友谊呢？

后来，他们果然成了莫逆之交。当车智澈被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打死以后，在无人敢靠前的情况下，恰是这位中国朋友鼎力相助，一直送他到入。当然这都是后。

韩晟昊给车母诊过脉之后，给她开了两服草药，让她立即煎完喝。老人服完药跑了两趟厕所，放了几个响屁，肚子上的小包居然不见了，虚惊一场，原来只不过是气包而已。

一看到这种情形，车智澈大呼上当，冲着青瓦台的几位医生大发雷霆，“你们这帮吃白饭的，险些送了我老母的！统统给我滚出青瓦台！”

几位医生吓得面如土色，低眉俯首赶紧溜出门。

要知道，车智澈是总统的警护室长，是青瓦台一脚乱颤的人物，要说撵走几个医生，只是动动嘴皮子的。

韩晟昊却劝他说：“车室长，您不能那样！哪能因为一次失误就把人家撵走呢？那不砸了人家的饭碗吗？再说，谁也不是神仙，哪个医生不出一二点差错？出点差错你就把人家撵走，那谁还愿意给你们看病啊？”

车智澈果真听了他的高见，没有对几位医生大动干戈。

这事之后，车智澈对韩晟昊越发佩服得五体投地，视他为知己，称他为神。

“哈哈，什么神医？我不过是个蒙古大夫，只能糊弄你们这帮韩国人罢了！”韩晟昊听了哈哈大笑，从不把这些溢美之词放在眼里。

不过，这些赞美之词却是长腿的，在总统府里不翼而飞。

一天，正在桌前批阅文件的朴正熙总统，忽然问警护室长车智澈：“你说的那位汉医师，真那么神吗？”

“报告总统，真的非常！我亲自领教过他的医术，不信我领来给您看！”车智澈忙。

“好吧，你领来给我看看，看我有没有什么病？”

于是，这位中国汉医（韩国把中医称为汉医）在警护室长的带领下，大模大样地走进了韩国总统的官邸，将手搭在韩国一代叱咤风云人物的手腕上，诊视着他那强劲而有力的脉搏，仔细斟酌着每一下心跳所延伸出来的波动，看是否蕴藏着某种疾病？

“朴总统，从脉上看您没什么。不过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为国为民操劳过度，需要用药滋补一下身。”诊完脉之后，韩晟昊对朴正熙说。

“请问，需要什么补药？”朴正熙问韩晟昊。

“啊，您每年秋天吃一段我给您开的补药好。这对您的身体会大有益处。”

从此以后，朴正熙照办不。每年到秋冷就开始服用韩晟昊给他开的补药，一服一冬，一

连服用了好几。

韩晟昊的补药滋补着这位大韩民国的英豪，使他精神饱满，底气十足，一连在政坛上叱咤了十六个春秋，直到后来毙命于中央情报部长之手……

一时，这位小小中国医生竟成了通天人。人们都称他是总统“御医”。他驾驶的那辆红色布利夏型轿车，像一位自由使者，在戒备森严的青瓦台里来去自由，畅通无阻。这使许多韩国的高官们都惊羡不已。就连马路上的交警都慑于这位通天人物的威望，一看到 1-9377 牌号的轿车开过来，就“啪”地来个立正，向轿车恭恭敬敬地敬个举手。

这样，韩晟昊通过自己的高超医术，结交了一大批左右着韩国命运的高层朋。他给这些达官要人看病、抓药，从来分文不取。这种免费医疗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免费吃他药的不下千人，上至总统及达官要人，下至乞丐、释放的囚徒，以及众多庶民百姓。因此，这位中国医生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一帮招之即来的朋。

想来，恰是他这种淡漠金钱的高贵品格，使他在韩国那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漩涡中，始终自由酣畅，来去潇洒。

这位个子矮小、貌不出众的中国人，竟同韩国七位总统中的四位总统是至交，给四位总统看过。这在海外华侨史上，大概也是不多见的吧？

但是，他从不利用与总统的特殊关系去营私。因此，无论是被人击毙的朴正熙，还是下野后到深山古刹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后因涉嫌贪污及违法动用军队而被判刑的全斗焕，以及因涉嫌受贿巨款而成为阶下囚的卢泰愚，还是后来荣登总统宝座的金泳三……无论这些同他交往甚密的大总统们下场如何，都与他无丝毫瓜葛。无论哪位总统在浪峰波谷中颠簸，他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是一只永不沉没的小舟！

他从不因总统的升迁而自我膨胀，也从不因总统的下野而自我冷落。

他崇尚诸葛亮那种“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精神。因此，他与这些总统们交往，从来都是只讲友谊，只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别无他求。

无欲则刚。无欲则无。

可是，如果把韩晟昊当成一个处处恭谦的文弱君子，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那种清高如云、惜己如金的铮铮傲骨，则是人群中少见。

一天，一位总统府的要人请他去出诊，对他有几分傲慢，他竟冷冰冰地抛下一句，“对不起，您这病我看不！”拂袖而去，把那位非同一般的人物毫不客气地晾在那儿。

后来，这位要人几次请他他都拒而不理。

他说：“我从不仰人鼻！”

险些断送卢泰愚的前程

韩晟昊和卢泰愚相识不久，经常出入卢泰愚的空输部队，看到官兵们整天在阳光下摸爬滚打，训练十分严酷，经常发生跌打损伤等事故，官兵们出去执行任务都是独立作战，更会遇到蛇咬、蝎蜇、食物中毒等意外情况。

于是，他就向卢泰愚进言：“你这部队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战斗体，应该让他们掌握一些简单的医疗知识，否则，遇到一点意外情况都不会处。比如会下针，掌握一些被蛇咬、癞蛤蟆中毒等紧急抢救措施，让他们学会在紧急情况下如何生存下去的本！”

卢泰愚对他这番建议大为赞赏，当即决定聘请韩晟昊为空输九团的医学讲师，让他写好教材，每周定期给官兵们来讲授医疗课。

于是，未经过任何请示报告，这位中国人就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韩国最机密的空输部队，给一帮韩国军人免费讲起医疗课。

但一登上讲台他就发现，台下一张张漫不经心的脸上，都明明写着疑。

韩晟昊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直言不讳地讲道：“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一定在想，这医学原理没有三年五载的能学会吗？那些密密麻麻、像满天星斗似的三百六十多个穴位，怎么个记法？不记下这些穴位，又怎么下针？要背会那些穴位，得等到驴年马月？我告诉大家，不用！对于你们这些军人来说，我不要求你们学会医学原理，因为你们不是去临床行医，而是在生命紧要关头学会自。所以我教给你们一个简单、快速的行针法，那就是哪疼扎！除了眼珠、心脏、丹田、后脑勺不能扎针之外，扎其他部位都死不了！你们想想，那么大一颗子弹不打到要害处，都死不了人呢，这么一根小小毛针能死人吗？但是，这根小小毛针却能在关键时刻治病，止痛，帮你们闯过生死难！”

这番话说得大家似信非。接下来的话更使一帮军人瞠目结舌、不敢苟同。

“从今天起，你们要拿自己做练习，自己扎自！”说着，他拿起一根银针，“嗖”地扎在自己的手腕上，吓得台下“呀”的一。

他看到一帮生死不怕的军人，被一根小小银针吓成这样，不禁觉得有点好笑，就说：“不要忘记了你们可是军人，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这根小小的银针吗？”

后来，是卢泰愚身体力行，率先自己给自己练习扎针，这才使一帮官兵们胆战心惊，但却很快跨越了心理雷池……

不到四个月，空输九团的官兵们全部轮训一遍，人人掌握了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人手一包银针，人手一本袖珍《军中针术》小册。《军中针术》一书，简述了腰疼、腿折、崴脚等三十种急救针灸。阐述了蛇咬、食物中毒等许多急救措。

不过，这本小册子却给卢泰愚带来了一次麻烦，差点酿成一场灾。

一天，卢泰愚拿着这本《军中针术》小册子，去向空输总司令请功，并向空输司令进言，说这种针术应该向空输全体官兵推。他本以为能得到上司的一番鼓励，没想到却遭到一顿臭。空输司令冲他大发雷。

“你小子也太目中无人！这种事情不经过我允许，擅自让一个外国人，到我们最机密的部队来又讲课，又写书，又参观的，出了问题怎么办？”

“报告司令，我请中央情报部调查过韩晟昊，他是一个纯医师，绝不是共产！”卢泰愚极力为自己辩。

“就算他不是共产党，他是不是台湾派来的情报人员，你知道吗？我们韩国的机密报到台湾也不行！再说我是空输司令，这书上的推荐人却写着你卢泰愚的名字，那我这个司令算老几？”

“是是是，司令，我错！我错！”卢泰愚只有点头认错的份。

司令当即下令：《军中针术》全部收回，一本不许！

没过多久，一本新的《军中针术》出版了，书上不见了作者和推荐人的名字，取而代之印上去的却是这位司令官的名。

韩晟昊当即火了，“凭什么写上他司令官的名字？又不是他写的？他有什么权利换上他的名字？我去找他算！”

卢泰愚手下的本部长，急忙来找韩晟昊求情，说：“韩医师，请您高抬贵手，救救卢团长吧，把这份功劳记到司令官身上。不然，他该对卢团长下死手！他们是军队中的两派……”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看在老朋友的情面上，韩晟昊只好偃旗息鼓，让掉了这份著作权，继续免费为部队讲课，一讲就是六。

此后，这本《军中针术》小册子一直在韩国特殊训练团中当作教材，至今仍在应用着，只是没有了著作人，连那位司令官的名字也不知什么时候抹掉。

后来，那位司令官在卢泰愚和全斗焕发起的“12·12”革命中，被革命军打成下肢残废，退役后做起电子生意，后因经营不佳，期票不渡，在绝望中跳楼自杀。

后来得知，韩国法律有规定，不准外国人担任秘密军队中的教授，难怪司令官向卢泰愚大发脾气。

十五年前预言卢泰愚是“权利至上，天下第一人！”

一九七三年夏天的一天傍晚，晚霞如烟，清风徐。晚饭后，一帮人聚在卢泰愚家里喝茶聊。

卢泰愚身边集聚着一帮非等闲之辈的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韩国举足轻重的人。有当上总统的全斗焕，有成为陆军总长的郑镐溶，还有被国外称为金融皇帝、因涉嫌为卢泰愚竞选提供经费去了他国的李源祚，还有成为卢泰愚左膀右臂的金复东等。这些人都是卢家的常。

这天，卢夫人坐在韩晟昊身边同他聊。她一直视他为恩人，所以对他格外亲。她愿意听他妙语如珠的神。

她问他：“韩医师，听说中国书看多了就会算命，请问您会测字算命吗？”其实她早就耳闻韩晟昊会测字，所以才如此问。

人所共知，韩国的国旗是阴阳八卦。

韩国人非常相信打卦算命，遇到升级、考试、做生意等一些重大事情，每每都要占卦问卜，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是吉是凶？哪管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给他们云山雾罩地说一通，他们也会信以为真，或高兴或沮丧地如获至。所以，他们的卦卜业十分兴。在汉城有一条街，专门云集着精通阴阳之道、勘舆之学、星相之说的各路“神仙。他们借占卜为生，也供那些想探知未来的人花钱买“明白。

韩晟昊谙熟测字术，而且多年研究易经和佛学，对爻卦、解偈虽然谈不上精通，但也略知一。当然，只是在朋友圈子里牛刀小试偶尔为之而已，从不大肆宣。

不过，也曾有过关于他测字的轶。那是在一次几百人参加的大会上，他惊人地测出了一个人的命运，当时轰动了整个会场，一时传为神。

那是一次日、韩、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参加的国际针灸研讨会，本来与测字无。

当时，韩晟昊在发言时讲到，经络就像有线广播的电线，哪个地方都是穴、哪疼扎哪的观点时，却引起与会者的大哗，遭到几个韩国药剂师的当场讥笑，说他连起码的针灸原理都不懂，说他是冒牌汉！

韩晟昊当即反驳，“我所说的观点并非是我的发明，凡是谙熟针术的人，都曾有过辩证取经外奇穴之经！‘阿是穴’之说中国古已有。我不过是阐释一下中国古代所传之术罢！”

这番话越发引起几个韩国汉医的当场驳斥，声称中国根本不是针灸的宗主国，韩国才是汉医和针灸的宗主！

在韩国，关于谁是针灸及汉医的宗主国问题，一直是中韩医生争论的焦。有一个时期，韩国为了标榜自己是汉医的发源地，特将汉医的“汉”字统统改成了“韩”。当然，汉医学的起源与发展，绝非靠更改一两个字所能改变。历史就是历史，不是靠某些人的意愿所能更改。

但是，韩晟昊的生性倔强，最容不得他人贬低自己的老祖宗，当即就同那几个人激烈地辩论起。

“你们说韩国是汉医的宗主国，这本不值得一！大家学医时都读过《黄帝内经》、《伤寒论》、《甲乙经》、《医宗金鉴》、《千金要方》，更不用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些典籍，都出自中国的历代名医之！今天与会的，不乏有熟读《针灸大成》、《针灸资生经》的，而这些经典，也都是中国名医的杰！几位先生是学药剂的，不也是开口《汤头歌》，闭口《本草纲目》吗？各位研习汉医多年，对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圣贤的名字，恐怕早已烂熟于心了吧？请问，他们哪一个不是炎黄子孙？人所共知，汉医是从中国的周易发展来的，你们说，到底谁是汉医的宗主国？”

他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恨不得把证明中国是汉医宗主国的老祖宗都搬出！

对方也丝毫不示弱，也想举出几条实例要压倒韩晟。但这不是奥运会，没法用秒表来评判输赢，辩来辩去，各执一词，谁都不肯服。

后来，韩晟昊宽厚地笑笑，说：“算了，我们不要再争。大家不是来看我们打嘴仗的，我们是来研究针灸。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比如观相学、测字学、大批八字、小批八字，这些东西都客观存在着，可人们对它还没有达到认知的程度，所以就觉得它神。你能轻易就说它是错误的吗？比如你给我一个人的名字，我就能测出他的过去、现在……”

他本想以此来结束这场辩不出子午卯酉的争论，没想到话还没等说完，竟来个引火烧身，给自己出了一个天大的大难！

“你敢批名字吗？”

“好，你来给大家批一！”

刚才同他辩论的几个人，“呼”地站了起来，都用嘲讽的目光盯着韩晟昊，把他一下子逼向了死角，绝无退。要么认输，在几百人面前丢尽面子？要么铤而走险，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亮给大家看看？

韩晟昊一时感到进退维谷，进也不是，退也不。不过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后者，这是他的个性决定。他是一个从不肯服输的。

“好吧，你写上一个人的名字让我试试看！”

于是，一个叫“林仕彬”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

此刻，众目睽睽，七百多双被惊奇鼓噪得圆溜溜的眼睛，齐刷刷地落在这位瘦小的中国人身。大家都要看看这场“你死我活”的热。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刚才的辩论只不过是见仁见智的一番学术讨论，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说上一气，跟眼前这种叫号的场面相比，那可是小巫见大巫，逊色多。现在，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韩晟昊自己跳到了弓弦上，只能让他自己把自己射出去！

人们静观着……

这时，只见韩晟昊看一眼黑板上的名字，嘴角上溢出一丝笑意，不知他从那几个横竖撇捺之中看出了什么名堂，还是心里有了什么底数？只看他低头略微沉思一下，说：“各位先生，对不起，我看这个名字还是不批为。权当我吹牛，请大家原谅。就当我说大话行了吧？”

“不！必须！”

“对，必须批出！”

有人悄声嘀咕：“这回可有他好瞧的！”

台下一片起哄声，大家谁都不肯放过这场好。几个辩论者更是幸灾乐祸，巴不得要看这个中国人出丑！

一看到这种架势，韩晟昊只好说：“那好吧，恕我直！姓名学根据名字的笔划，分成天格、地格、人格、外格和总。从这个人的名字上看，二木为林，‘亻士’为读书，这位在林读书的人，有水滋润，生命本应该十分旺盛，只可惜三个字全是破字，又是木字太多，仕旁有人，林旁有。此名天格属水，人格属火，总格属木，人，刀，水，火，五格相克相冲，这人不死即伤，一生不是缺胳膊也会少腿，不是疾病就是外！如果你们哪位认识这个人，就请他站起来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场内突然陷入死一般的沉静，众多双眼睛都在惊愕与疑惑中，扫瞄似的扫视着刚才辩论的几个。而那几个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只见那个人满脸胀得通红，缓缓地站起身，冲韩晟昊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颇有几分沉重地说道：“您说得非常对，这人在大学念书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左腿从大腿根处轧断了，从此变成了残。他不是别人，就是！”

好家！这场面太精彩，也太令人不可思议！把所有在场的人全震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来，报以一阵迟到的掌。

“哗哗”响的掌声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远比刚才的学术讨论热烈多。

刚才还跟韩晟昊为敌的几个药剂师，急忙过来向他鞠躬道歉，“韩先生，真对不！刚才是我们无理，请您多多包涵……”

韩晟昊只是宽厚地笑笑，说：“没什么，用不着道！只希望你们今后对别人的见解，不要盲目地瞧不。宇宙的变化是无穷。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更是无穷尽。今天说不行的事物，百年后就可能行！”

“是是是，一定一！”几个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

“韩先生，您住在哪里？我们一定前去拜！”

这天晚间，这几个人跑到韩晟昊的住处，同他聊了半。

韩晟昊称姓名学为数理学，他认为世间万物是以数理来组成的，所以才有了那句“在数难逃”、“天数不可违”的口头禅……

不知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这位精通易经的老中医果真研究有术，真能从那些横横竖竖、撇撇捺捺、只是一种符号的文字中，悟出一种命运的暗示，从而给人一种冥冥中的启迪？

不管怎么说，韩晟昊对名字的研究确有一番独到见。那不是笔者所能阐释清楚了。

这次研讨会之后，大家把他传得神乎其神，说他是测字大。

但是，卢夫人这次请他测字，结果又会如何呢？

听到卢夫人的问话，韩晟昊说：“当然会！您要测什么吧？”

“我想测测卢先生的前。”

“好，拿笔！”

卢夫人立即取来纸。韩晟昊接过纸笔煞有介事地测起。一帮人围在他周围看热闹，嘻嘻哈哈静候着卢泰愚的“命运。尽管韩国人相信打卦算命，但今天并非是占卜算卦的契机，再说韩晟昊也不是吃“神仙”饭的“职业算”，所以，大家都不拿他当回。

韩晟昊一连测了两遍，都是一个字格，不禁对坐在一旁的卢泰愚笑道：“我说卢大团长，今天是您请我们大家喝酒呢？还是我们给您磕头呢？”

“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给他磕头？”大家异口同声地叮。

“告诉你们，你们面前坐着的是未来的大总！从他的名字数理上看，是权威至上，天下第一人者的大权！而且根据他的八字看，一九八七年是他的大运！”

“啊呀呀，这可不得！还是我们先给未来的大总统磕头！”大家七嘴八舌地打趣逗眼，有的欲做磕头。

有人突然发问：“可是一九八七年并不是大选年哪？”

韩晟昊笑道：“这我可就不知道！本人只能测字，不能测。本人的功夫还没到测天的程！”

“风云多变，说不定到那年真就开始大选了！卢团长，您就静候荣登大总统宝座！”

“对对，到时候卢大哥弄个总统当当，咱们这帮小老弟也能跟着沾点！”大家嘻嘻哈哈恭维着卢泰。

“到时候还靠大家多多关照！”卢泰愚也跟着大家打。

一帮人在嘻笑中结束了这场测字游戏，谁都没把它当回。韩晟昊测完字随手一扔，不知把那张预测着卢泰愚命运的纸条，扔到哪里去了？

可是，一只有心的秀手却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拾起了它，精心地珍藏起来，一直珍藏到十五年后，韩国政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她这才拿出那张已经发黄的、横七竖八画着许多笔划的纸。这才使人们大吃一惊，果然应验了那句十五年前的预言：

“权威至上，天下第一人者的大权！”

为卢泰愚竞选总统组织十万“拥卢”大军

一九八七年六月，大韩民国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运。全国各大城市的几百万群众，拥上街头，打着标语牌，高呼口号，矛头直接指向掌政十多年的民主正义党统领全斗焕，反对他军事独裁；要求释放民主人士；要求修改宪法，施行总统直选……广大群众开始弹劾总统全斗。

众所周知，大韩民众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参政意识非常强。所以，他们的学生运动、群众示威，一次接一次，像海潮一般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几十年来都没消停。这无形中形成一种群众监督机制，一旦百姓对掌权者不满，发现他们有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等丑陋现象，就会群起而攻之，造成一种群众“弹劾”掌权者的态势，迫使掌权者不得自动下台，从而起到纯洁政权、清洁政府的作。群众是一种最好的政治清洁。

在这场突变的政治狂潮中，卢泰愚一跃而成为浪尖上的弄潮儿，紧紧抓住了这天赐良机……

当时的韩国政局动荡，人心浮躁，全斗焕的政权摇摇欲坠，广大群众正渴望有一个新的政治偶像出现，用以取代全斗焕的独裁统。恰在这时，民主正义党代表卢泰愚，以一个崭新的领袖形象出现在民众面。六月二十九日，他发表了震撼全国的“6·29宣言！宣言声明：要修改宪法；施行总统直接选举制；赦免政治犯金大中，恢复其政治权利……

卢泰愚的这份宣言，恰恰像一磅重锤，准确地敲在了广大民众的心上，激活了人们渴望已久的心。于是，一个新的领袖形象出现！广大群众高歌痛饮，通宵达旦，欢呼一位民主新斗士的出！

大韩民族是一个爱戴斗士的民族，也是一个爱崇拜偶像的民。

卢泰愚赢得了众多民。“6·29宣言”就成了他走向权力之巅的一条红地毯……

应该说，大韩民族是一个勇敢坚定、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民族，但也是一个爱激动、爱群情激昂的民。

一九八七年九月，大韩民国进入总统大选的预备阶。参加竞选的是“三金一卢。“三金”即金泳三、金大中、金鍾。“一卢”为卢泰。卢泰愚是民正党推选总统候选。

纵观韩国的历史，几乎每个下台的总统都没有什么好下。一代建国梟雄李承晚，客死夏威夷，最后连骨灰还乡都很困难；坐了一年零六个月总统宝座的尹谱善，因其发表《民主救国宣言》被判处十年徒刑，后来被特赦才重新获得自由；呼风唤雨十六年的朴正熙，毙命于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之手；叱咤风云十年的全斗焕，因军事专政不得不进深山古刹去面壁思过，后来又锒铛入狱；就连当时正跃跃欲试竞选总统的卢泰愚，最终也没有逃脱可悲的下场……

客观地讲，韩国的几位总统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推动韩国历史的作。朴正熙时代，是将大韩民族从无自尊变成有自尊，从不自信变成有自信，从而打下了韩国经济起飞的基础；全斗焕是把韩国从穷变富，从无技术变成了科学发展，从而使韩国走向了世界；至于后来当选的卢泰愚，是他打开了韩国自由民主的大门，促进了北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使大韩民国走上了政治与行政管理的轨道，稳定了韩国的经济发展……至于他们后来的下场，那就是另当别论。

尽管走下神坛的下场可悲，但总统的宝座毕竟是金光闪烁，有着永恒的诱惑。那种黄袍加身，集权力于一身的荣耀与使命，永远是一些人梦寐以求而又可望不可即的向。所以，多少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倾家荡产也要到宝座上坐一坐，以施展一番治国理政的抱负，展

示一下自身超凡的才。因此，每次大选都竞争得非常激烈，大有一种不动刀枪的战争味。

韩国大选的场面非常壮。其声势之浩，参加人数之广，耗资之巨，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上至饱经沧桑的耄耋老翁，下至初涉人世的热血青年，无不都在“参与”大选之事，绝少有事不关己的旁观。

这次大选一开始，四位竞选者就各自带着自己的庞大啦啦队，在朝鲜半岛南部，掀起了龙卷风般的四大狂。这四条狂潮以其排山倒山般的声势，进攻着四千万颗大韩臣民的心，展开了一场剧烈的争夺战……他们日夜兼程，到处游说，演讲各自的竞选主张，宣讲自己的治国方案，以求把自己美好的愿望变成一颗颗重型炮弹，射进广大民众的心中，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不可剥夺的位置，到关键时刻好投出那至关重要的一票……每个竞选者都讲得口干舌燥，嗓子沙哑，每人都备有管嗓子的。卢泰愚日夜不停地讲了十八天，嗓子却一直没。这要归功于韩晟昊为他配制的可仁嗓子润滑。

竞选期间，每位竞选者身后都簇拥着成千上万的助威。竞选者走到哪里，助威者就摇旗呐喊地跟到哪里，前呼后拥，组成浩浩荡荡的啦啦。这些啦啦队并非是盲目的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他们有的隶属于某个党的系统，有的服役于某个社团，有的皈依于某种宗教门。而且，每位竞选者都选定一种颜色，作为自己竞选势力的代表。因此，每个拥护者从服装到汽车到手持的小旗，都一色齐刷刷。一看浩浩荡荡开来的是什么颜色，就知道是哪位竞选者到了？

民主党总裁金泳三，选的是红白相间的颜色；

平民党总裁金大中，选的是金灿灿的黄色；

新共和党总裁金鍾泌，选了黄、红、白相配的三种颜色；

民主正义党代表卢泰愚，选的则是大海般醒目的天蓝。

人们一看到红白相间的人流涌过来，就知道是金泳三到！一看到海浪般涌来的是天蓝色人流，就知道是卢泰愚开来！前脚这股人潮刚退，后脚那股势力又涌上来，一伙接一伙，像接力赛似。广大民众在四位口若悬河般的竞选讲演中，极力选择着自己所拥戴的对象……

每个竞选者都有自己的竞选总。每个竞选总部都调动最强大的宣传阵容，调动世界上一切最先进、最有说服力、最能征服民心的各种宣传手段，挖空心思，把成百上千种报纸、杂志、画册等宣传品，铺天盖地撒向民众，为自己拉选票大造舆。这些宣传品，一方面是鼓噪自己利国利民的优越观点，一方面，则用辛辣尖刻、乃至不堪入耳的语言诋毁各种竞争势力，以求达到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之目。

卢泰愚在上万名啦啦队的簇拥下，游说了十八天，跑遍了韩国一百多个地区，讲演了近百。在此期间，他的故乡庆尚北道地区，几乎空巷，开出几百辆大巴为他呐喊助。

在拥护卢泰愚的浩浩大军中，有一支十万多人的队伍竟出自韩晟昊之。

在整个竞选期间，这位老朋友对老卢可算尽心尽力。

竞选一开始，韩晟昊就成立起“愚公自愿奉仕会”，自任会长，把新东和汉医院的四层小楼变成了竞选分部，归属于卢太太的民间系统领导，与卢泰愚保持着密切联。卢泰愚派人云集这里，商议大事，许多重大决策就出自这座新东和汉医院的小楼里……

韩晟昊的交往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平时有求于他的人，这回都派上了用。他把全国各地的华人侨团、佛教协会、汉医师协会，以及众多亲朋好友都请到医院里，给他们开会，向他们宣讲卢泰愚的政治主张，阐释“6·29 宣言内容”，散发传单……他在全国各地选出了四百多个领导，通过这些领导再分头去发展各自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韩晟昊为中心的庞大的拥卢大。这股放射性的能量在卢泰愚的竞选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

韩晟昊还根据卢泰愚的“6·29 宣言”，写了一本《太极中的6·29》宣传小册。岂料，这本以图形学写成的小册子，竟在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大家争相传阅，为卢泰愚的大选成功，起到了“天旨暗示”的作。

在这本小册子中，韩晟昊以玄妙的笔法写出了卢泰愚的姓名运格：

“祸乱一变，反成平顺贵重之。权威，长寿，财帛丰富，德望四方，才谋益。富贵繁荣，能传子。吉祥无上，一令发出，万众附和，权势压倒天下之。无奈贵重至极之中，都藏悲惨凶象，所谓动极则静，切勿轻用。”

他还列举了许多数学与像形学方面的神秘暗。其中，谈到了板门店“三八”线的太极图形与奇怪的数字巧合……

人所共知，朝鲜战争发生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这年恰是韩国檀纪 4283。而“板门店”（应为繁体字）三个字都是八划，38 即 2。奇怪的是，檀纪 4283 的逆序恰恰就是 382。众所周知，“三八”线是南北双方停战的纬度线，即北纬 38 度。有趣的是，38 度纬线是直的，而南北分界的“三八”线，却像一条形的小弯钩。这条小弯钩鱼勾在朝鲜半岛上一勾就勾了半个多世。而这条形的小弯钩鱼，恰恰酷似韩国太极旗中的太极运。更为有趣的是，“6·29 宣言”的“6·29”三个数字，把它形象化之后，恰恰又酷似韩国国旗太极中心两仪的图形……

所以，这本小册子无形中给广大民众一种神秘的预言性，使卢泰愚荣登总统宝座平添了一份天。要知道，韩国人是很相信这套。

后来，人们把韩晟昊传得神乎其神，说他是大预言家，大哲学家，很多上层人物都来找他测字算。他听了哈哈大笑。他当然知道自己哪是什么预言家呀？不过是为朋友尽一把力，帮一把忙罢了。否则，他应该测算出老卢成为阶下囚的命！

一连三个月，新东和汉医院的灯光彻夜不熄，直到十二月十六日早七点钟，韩国第十三届总统大选的结果将最后揭。这时，全韩四千万被竞选揉搓得疲惫不堪的眼睛，都静候着最后的结果……

此刻，一连几夜未合眼的韩晟昊，坐在电视机前，当看到自己的老朋友终于以强大优势压倒了三对手，荣登总统宝座时，他爽朗地大笑起来：“啊哈哈，老卢终于成功！”

折腾了三个月的大选，终于宣告结束。此刻真是有哭有笑有悲有喜。笑者载歌载舞又蹦又跳，跑到大街上去豪饮，一时商店里的酒全部脱。哭者则摔盆打碗砸电视，甚者还有自杀的，一副目不忍睹的惨。不少人因派别不同，在大街上动起拳脚，打得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好在还没有动枪。

大选过后，卢泰愚派卢太太的表弟朴哲彦给韩晟昊送来二千万韩币，以示谢意，却被韩晟昊断言拒绝。

“我不要，您给大家分掉！”

朴哲彦执意要给。他说：“您回去告诉卢大总统，就说我韩晟昊领情！您快走。我可要回家睡觉了，困死我！”

不求回报，只为了友。这是韩晟昊一贯的个。

为了这次竞选，韩晟昊耗资几亿万韩。

卢泰愚问他：“你认识邓小平的儿子吗？”

功过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与将。

不管卢泰愚后来走到了哪一步，这段历史都应该真实地记录下。记录真实才是纪实作品的灵魂，否则将是虚伪之。

三月一日这天清晨，韩晟昊着意修饰一下自己，穿得西装笔挺，领带端正，毕竟是去会见总统，不同于以往那样去会朋友。其实，他从来都是衣冠楚楚、讲究仪表。在他看来，仪表不仅是一个人穿戴的个人爱好，而是一种文明程度的体。尤其在这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度里，一穿一戴，举手投足，都代表着一个人的修养与身份，所以他处处规范自己，使自己能适应这个社。

这天，万里晴空，阳光大。这使韩晟昊的心情格外舒。他驾驶着新换不久的黑色轿车，汇入到车流之中，飞快地向汉江北面的青瓦台驶去……